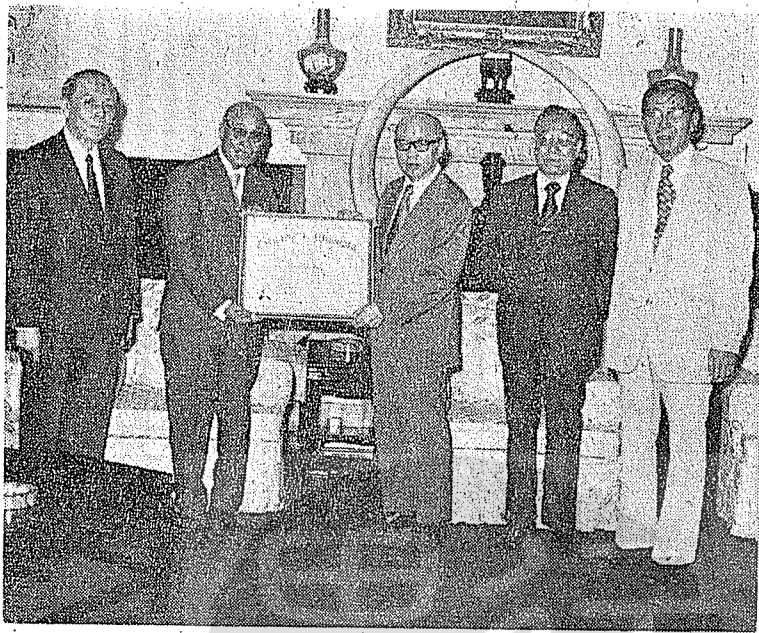




哥溫大拿加將典慶月十加參國回(二左)生先富區
。統總嚴獻呈證民市譽榮市華

最受歡迎的嘉賓

僑務會議瑣憶之一

梁子衡

「最受歡迎的嘉賓」是指民國四十一年僑務會議，筆者負責接待工作時的一段回憶。

加拿大僑領區富先生於今年(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十日——國慶日，在台北市南京東路再保大樓頂樓舉行八十晉一華誕聚餐。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毛松年主持，嘉賓有總統府鄭祕書長彥豪、前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人言(信)、前駐加大使劉鎔、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會陳主任裕清、和區先生一班親友。

毛委員長說了幾句精

彩的開場白，繼由黃炯第先生對區先生作了一次扼要的介紹。隨後鄭彥豪、劉鎔、高人言幾位先生都講了話。歸納幾位先生的講話，大約是：(僅憑憶)

一、區富先生在加拿大華僑社會中德高望重，人皆稱之為「富伯」以示尊敬。

二、富伯忠黨愛國，鄭彥豪先生說：「愛國者壽」。富伯在加拿大溫尼辟中華會館主席任內，在章程上明定「永遠擁護中華民國」的條文，開華僑社團千古未有的先例。

三、劉鎔先生認為由於富伯的影響，使加拿大政府承認毛共偽政權延緩了二十年；於加政府承認匪偽之後，又因富伯的努力安定了華僑社會。這些話出自一位，曾經担任駐加大使十五年的劉先生，當必信而有徵。

四、富伯感覺最惋惜的是，我們愛國教育的失敗，他在當地每年雙十國慶準備了不少餐點，以便招待留學當地的中國學生和學人，但到者却寥寥無幾。十多年前，他曾向當時訪加的高人言先生痛訴，高先生那時任教育部次長，因此，曾

大罵了當地留學生一頓，其中有兩句精彩的話說：「華僑在加苦鬥幾十年還不想做加拿大人，您們來了兩三年就急急要入籍，無恥！」當高先生複述這些話時，我鼓掌，幾乎流淚！
國慶人慶，富伯八十晉一華誕餐敘，簡單而隆重！

(一)



民國四十一年僑務會議主持人，早年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的鄭彥棻先生。

民國四十一年僑務會議。主持人是僑務委員長鄭彥棻先生，和副委員長黃真我（天爵）、李樸生兩先生；大會主任秘書是董世芳先生，議事組長是何宜武先生，新聞組長是李菊休先生，文書組長是梁道羣先生，總務組長是戴永昌先生。筆者則濫充招待組長——我則自稱為「跛足組長」。原因是我當時訪泰歸來，腿患風濕、腰羅坐骨神經痛，走路作「鐵拐李」狀。當鄭彥棻先生徵調招待組長的時候，人人「望而生畏」，不願接受。在鄭公館某一餐敘中，我奉命參加，一進門，先到的數人即哈哈大笑，我還以為自己走路的醜態招惹，詎知他們另有所想。

鄭彥棻先生向來說話痛快，下達命令尤其痛快，他說：「子衡，你來担任招待組長好了！」

我一向接受命令也非常痛快，我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如鄭先生不以跛足組長難看，我就接受好了！」

於是乎，這一招待工作就這樣「好了」，「好了」，落在我的頭上。後來，才知道不是「好了」！「好了」！而是「不好了」！「不好了」！

(二)

僑務會議值得回憶的事情太多了。這篇短文，我只想談談當時一些風頭較勁的人物。

憑我的記憶，在僑務會議二百一十

多位海外代表當中（全部三〇八人），有「三劍客」、「四大老」，和「七公子」。「三劍客」是指美國的梅友卓、加拿大的張子田、和古巴的蔣賜福。他們的年齡相似，且均漂亮而瀟灑。三人同出同入，三枝大雪茄在手，翻雲吐霧，充份表現他們軒昂的氣概。後來，梅、蔣、張三位先生均當選了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和後來都担任了中央評議委員。「三劍客」現已去了兩劍，只剩下梅友卓的一劍。梅先生為第一屆國大代表，近年多住在國內，豪氣仍不減當年。

「四大老」是指菲律賓的薛芬士、泰國的雲竹亭、香港的陳靜濤，和加拿大的區富。四老不單是指年齡，而是兼指他們的英雄肝胆和愛國精神。他們在僑務會議中是最受注意的人物。芬老主持了第一次大會，雲老主持了第二次大會，靜老主持了第四次和第九次大會，富伯主持了第四次和第八次大會。這可見四老在會議中的「威風」。

「七公子」是指菲律賓的鄧英達、越南的符林英、日本的張子良、澳洲的劉渭平、美國的梁聲泰、法國的芮正泉、烏拉圭的趙沛鴻。鄧公子像一輛德國賓士的轎車，漂亮而又能實用；符公子像嘉華年會中的一輛花卡，多彩而又多姿；張公子像美國電影明星的泰倫鮑華，英俊而又迷人；劉公子像禮堂上一位正在接受學位的博士，風度翩翩而又胸羅萬卷；梁公子像西班牙鬥牛場上的一位戰士，雄糾糾而又氣昂昂；芮公子像三國演義中的趙子龍，英勇而又多智；趙公子像一匹名駒，一望而知他雖久歷長途而精力仍然充沛。

後來，「七公子」的成就，各有千秋，芮正泉先生當了大使，劉渭平先生當了教授，都能為國爭光，可慶可賀。

(四)

富伯是我當年接待所有僑務會議代表最受歡迎的嘉賓中的一位，因為他是一位最「高興」的代表。

富伯有一個特色，他打電話，他必先說：「我最高興跟你講話。」

他遇見了朋友，不管你是委員長或接待員，他必先說：「我最高興見到你。」

富伯怎麼會有這一高貴的修養呢？當今年他



加拿大僑領熱愛自由祖國的
區富夫人。

帶同他的「洋夫人」回國參加十月慶典時，我才知道這是他得力於「家教」。

僑務會議時，加拿大的代表給我的印象最深刻。富伯在他的八十晉一華誕餐會中，曾提到筆者當時為了接待代表們而搬行李，流大汗。我記得第一次替代表們搬大皮箱，走過機坪進入檢查室的，就是加拿大代表的林先生和夫人。那天晚上剛好是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將軍招待僑胞，林先生夫婦看到我，便私下談論。林先生說：「那個肥仔就是他。」林夫人說：「你沒有認錯人，認錯了不好意思。」林先生說：「不會錯，拿過去吧。」林夫人說：「還是你拿。」後來，林先生走過來塞給我十塊錢（新台幣）。他說：「今天辛苦你，拿去買香煙吧，少少（指一點點），不好意思！」我靦腆的對他說：「台灣不興給小賬呀！」在場的人於是鼓掌大笑！

(五)

高人言先生那天在富伯的華誕餐會中還說了一段很動聽的話，他說：「今天海外華僑社會的反共力量、愛國力量還是在一班老華僑的身上！」

我記得當我們退出聯合國之後第一年，南非有一位老華僑李善欽先生攜男帶女大約一共七位（記不清楚）回國參加十月慶典，我保守的估計，他所用的旅費高達美金兩三萬元。我問他為什麼這樣全家總動員？他說得很乾脆：「我怕我們退出聯合國之後大家（指華僑）不熱心，對不起老人家呀（指總統 蔣公）！」

富伯今年返國參加十月慶典，我邀他和他的

夫人在國賓飲茶，他也非常誠懇的表示，他青年時愛國，老年時更愛國，他永遠，永遠愛祖國。我翻閱「僑務會議實錄」，富伯曾發表談話，最後一段說：「自由祖國一分一寸，一點一滴的進步，都使海外僑胞，獲得無限的安慰和引以為榮，因之，祖國需要僑胞，而僑胞更需要祖國，這兩者的存亡榮辱，是無法分開的。」

富伯這種精神，愈老愈堅！

筆者常說：華僑社會非單是一個「經濟體」，也非單是一個「政治體」，而是一個「文化體」（倫理體）。這一「文化體」自保和適應力極強，而影響力亦大。區富伯夫人嫻靜賢淑，是她活在華僑社會「文化體」中，而不是富伯活在她的夫人士生土長的加拿大社會中。

黎元洪傳

章君穀著 定價叁拾元

本書將黎元洪之一生作公正翔實的記述，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

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

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

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

七七二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